

## 父母亲子共育 居民互帮互助

13  
年

城中村“小金雁”长成“领头雁”



■图为2010年新桥社区中心第一批服务的孩子，如今已长大成人。



■新广州人的过节活动都是由社群自主筹备，图为社区骨干芳姐在现场组织活动。



■疫情期间，火把社区在被封的马路上举行画展，为疗愈社群而努力。



■现在的城中村已经没有“本地人”和“外地人”，只有“新桥村民”。

●起步的尴尬  
家长送来孩子，  
却“埋伏”在外观察

2009年底，离开大学校园已数月的崔丽霞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急于找工作，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，准备在新桥村做一件大事。

“我在大学期间参加过支教，从那时起就常常思考一个问题——跟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，会面临着怎样的生活困境，我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？”崔丽霞说，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伙伴们都没什么积蓄，为节省成本，大家选定了位于村口的一家废弃小餐馆，以月租600元的价格拿到使用权，加上装修、布置等费用，几乎花光了每个人的积蓄。“课后托管班要用到的笔，是我们用笔芯和纸自己卷的，墙漆也是自己刷，书是去附近的学校募捐得到的……”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，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小金雁”）终于在2010年1月1日开门迎客。

新桥村总居住人口接近3万人，户籍人口却不足4000人，一直存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，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基础、管理存在困难等种种先天条件不足，村民们对于新生的“小金雁”既感到新鲜又充满怀疑。“有家长以为我们是来‘拐小孩’的，机构成立之初，我们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很多遍；有一些家长半信半疑地把孩子送过来，但会‘埋伏’在周围观察……好在时间证明了我们的初衷。”崔丽霞说，“小金雁”团队最初只是想把社区里没人管的孩子“管”起来，让他们不会因为无人看护而陷入危险之中——课后陪着做作业、玩游戏，周末组织一些素质课程，到了寒暑假还开办夏令营、冬令营，带孩子开展社区探索……在日复一日的服务中，“小金雁”取得了家长们的信任，需求发生了井喷。

2013年，“小门面”已经“装”不下慕名而来的新成员。崔丽霞将“小金雁”搬到了村里的祠堂，通过募捐解决了部分硬性的支出，团队的服务从容了很多。

“我们渐渐发现，对于孩子的看护，家长的需求节节上升，越来越难以满足。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让每个孩子都健康成长，就必须让家长们参与共育，而不是把孩子‘扔’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了。”团队开始拓展服务，为家长赋能，他们设计出一整套亲子课程和活动，建立家长互助小组、“妈妈躺平俱乐部”，开展辩论赛、婚姻关系课堂……要求或吸引家长们参与，不仅学习如何给予孩子们高质量的陪伴，更为家长们搭建了一个社交和成长的平台，从而慢慢改变每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面貌，进而影响到整个社区。

●时间的证明  
爱心陪伴“捣蛋鬼”  
走出精彩人生路

“崔崔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要去当兵了！”几个月前，一个突如其来电话，让崔丽霞眉开眼笑。作为火把社区的主要创办人，她服务过的很多孩子，现在已长大成人。电话那头，是一个老家在广西农村的孩子，叫阿明（化名）。多年前，阿明随父母来到广州，他的父母在新桥村附近的工厂打工。“他们的父母都很忙，长期加班，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孩子。”崔丽霞说，那几年，阿明每天放学就来火把社区，做作业、看书、玩游戏，参加活动……“其实我们做得最多的是陪伴，让孩子们来这里感到安心、放松和快乐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有很多像阿明一样的孩子，在这种长期的关爱和陪伴中，逐渐成长为独立且有担当的人。我相信无论未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他们的内心都是坚定和豁达的”。

刚来广州时，阿明是邻居们眼中的“捣蛋鬼”，为此没少挨父母的揍。他也没有多少“一定要好好读书”的心气，学习成绩很一般，初中毕业后选择考技校，并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工作。

现在，阿明参军了。

“我问阿明，为什么决定去当兵？他告诉我，小时候在我们的机构里，真切体会过被帮助的幸福，现在自己长大了，也想回报社会、服务公众。”崔丽霞说，阿明的回答，让她泪盈于睫，这是喜悦和骄傲的泪水。

崔丽霞笑着说，到了部队后，偶尔空闲，阿明会兴高采烈地和她聊天：“我最近又交到很好的朋友……这儿伙食可好了……我以后有时间也要回火把社区当志愿者了”。

崔丽霞说，创办火把社区的初衷就是希望给像阿明一样事实上缺少父母陪伴、却十分渴望被关爱和呵护的未成年人，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之所，让他们离开学校后不必因孤守空宅出现安全风险。课后托管班里，不仅有志愿者高质量的陪护，还有学习和玩闹的伙伴，“是社区流动儿童的集合群，像一个大家庭。”崔丽霞能感觉到孩子们的快乐，也能从他们的笑容中读懂一颗颗童心对来自社会关爱的反馈。



“玻璃屋”的建成，不是火把社区凭一己之力完成的，而是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结果。



■来自湖南的小雅看着妈妈写的家庭教育故事，看了很久。



■2020年举行的火苗苗主题演说会上，一个小朋友在进行演讲。



■火把社区的工作人员董妈妈正在给孩子们上早教课。

●社区的力量  
全村人共同建成  
属于自己的“玻璃屋”

2017年，“小金雁”更名为“火把社区”，而这个名字，还是崔丽霞在新桥村里发起的公开征集，最终“众筹”得到的结果。

“以前村里的互相不爱搭理对方，为了把大家从家里‘拉’出来，我们花了差不多4年时间。慢慢地，居民们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了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”崔丽霞告诉新快报记者，为了促成社区共建，火把社区团队费了不少心思。“每周在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开办流动读书角、露天电影院等，到了大型节日，还会举行大型活动，虽然形式简单，但非常有用。”崔丽霞笑道，比如到了端午节，火把社区会组织大型的包粽子活动，除了疫情时期，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，就算人数爆棚也不用担心，材料不够了在群里吼一声，家家户户都会把自己的“存货”拿出来互相分享，整个场面热闹又温馨。

不仅如此，火把社区还和村委会进行充分沟通，让所有的居民都有机会公平参与村内共同事务的探讨和决策，逐步增强每个居民对于新桥村的责任感，也让居民们乐于以更加包容、开放的心态面对生活。“现在整个新桥村变化很大，不仅仅是表面看上去的村道干净、人人和善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融，这里没有了‘外地人’‘本地人’的概念，大家共同的认知是，这是‘我们的’村子。”崔丽霞说。

2022年，因为村里的祠堂不再适合做机构办公地点，崔丽霞开始寻找新的场地。“村里每个人都很快乐，积极地帮我们找房子，一早醒来群里就有好多张房子的图片，让我们挑。”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“小事”，时刻感动着崔丽霞。等到确定了要租的房子，又有媒体通过梦想改造项目为火把社区带来了资源，为他们设计了炫酷又真正符合需求的“玻璃屋”。

9个月的改造装修过程中，附近的爷爷奶奶主动腾空了自己的菜地给施工队堆放建筑材料，有邻居自告奋勇轮班做“守门人”，房东跑前跑后帮忙办理所需事项，还有巧手的村民用废旧木料主动给图书架做隔板……“整个火把社区新场地的建成，早就不是我们这个公益机构的事情，而是每个新桥村居民的事情，他们那种参与的热情和积极，很令人动容。”崔丽霞说。

今年春节后，火把社区搬进了新居“玻璃屋”。

●宝贵的经验  
慢慢退出，  
将经验复制到其他城中村

在赋能家长的过程中，崔丽霞也收获了很多意外之喜。“教育是一个缓慢且长期的过程，但只要一直积极、正向地引导，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。”崔丽霞注意到，越来越多接受过服务的孩子家长，也逐渐主动来机构做志愿者，甚至成长为全职人员，从“受助方”转变为“助人者”，形成一种良性、有序的循环。

“90后”莉雅是湖南妹子，她曾经是一名跟随父母来大城市漂泊的“小金雁”。后来在新桥村安家、成长，陆续有了两个孩子。因为长期待在家里很少与人交流，莉雅在生下二孩后不久患上产后抑郁，一度封闭自己。2019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带着孩子来火把社区上早教课，才发现这里不仅给孩子提供服务，也给成人全新的交流和学习平台。“我有空就来，经常和不同的人聊天，上各种有关家庭、亲子的课程，慢慢地学会了打开自己、治愈自己。”莉雅说，火把社区给了她一束光，让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而是有很多人在支持。在火把社区团队的邀请下，莉雅进入机构成为一名兼职工作人员，这让她更加自信，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我价值认同。

和莉雅不同，董妈妈是火把社区的全职员工，她的孩子曾是火把社区最早的一批服务对象。“我记得特别清楚，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活动，因为名额已满未能如愿，可孩子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哭，因为平时我和孩子爸爸都在工厂里上班，没人陪他。没办法，我们又折返回来商量，社工终于挤出了一个位置给孩子。”董妈妈说，儿子在“火把”的照耀下积极乐观，而她也主动要求做机构的志愿者，后来发展成正式员工，如今已参与到火把社区的运营和各项事务中，实现了自我的蜕变。

“我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卑和不擅长与人沟通的人，来这里之前，孩子有啥问题我就只会打骂，但现在不是了，我懂得了对孩子尊重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，也学会如何与他们进行联结。”董妈妈说，是火把社区给了她再一次成长的机会，让她能在为别人服务的过程中，收获更好的自己。

扎根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。但不管做得多好，“逐渐撤出”仍是崔丽霞给自己定的目标。“当一个社区已完善到相当程度时，专业社工就应该慢慢退出，把这里交给居民们，并将已取得的成功经验，复制和推广到更多城中村，让更多孩子受益。”崔丽霞告诉新快报记者，随着越来越多居民成为火把社区的全职工、志愿者，崔丽霞将之前的“老”社工调往了火把社区在番禺区的另外两个服务点。“新桥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，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逐渐成长，这些好的经验可以直接复制到其他村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用更短的时间实现整个村落的共融共建，给更多孩子童年该有的欢乐。”